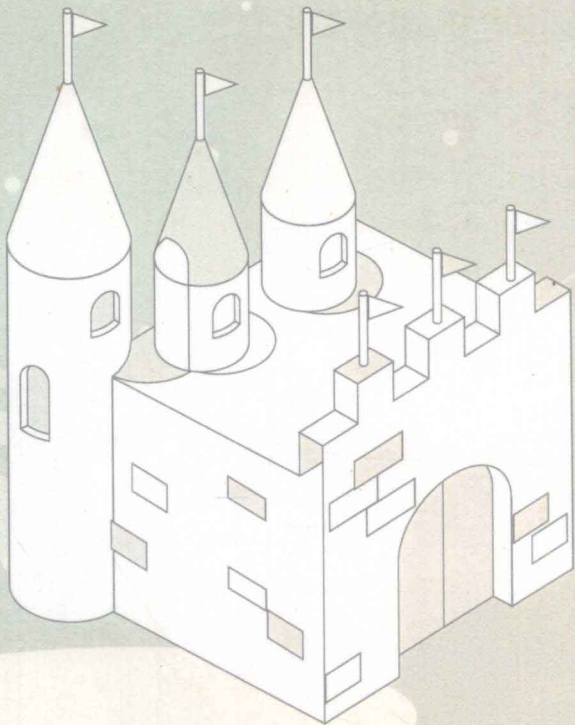




鄭清文童話現象研究

——台灣文學史的思考

本書從鄭清文童話切入，進行台灣文學史的思考。

揭開台灣文學長期以來將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主流文學）一分為二的盲點。
觀點新穎，立論精闢，值得關心台灣文學的學者參考。

徐錦成 著

鄭清文童話現象研究：臺灣文學史的思考 /
徐錦成著. -- 一版. --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
技, 2007.08
面；公分. -- (語言文學類；AG0071)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86-6909-98-6(平裝)
1. 兒童文學 2. 童話 3. 臺灣文學史
863.099 96014633



語言文學類 AG0071

鄭清文童話現象研究 ——台灣文學史的思考

作 者 / 徐錦成
發行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詹靚秋
圖文排版 / 林欣儀
封面設計 / 李孟瑾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圖書銷售 / 林怡君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E-mail：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2007 年 8 月 BOD 一版
定價：250 元

• 請尊重著作權 •

Copyright©2007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鄭清文童話現象研究

——台灣文學史的思考

本書從鄭清文童話切入，進行台灣文學史的思考。

揭開台灣文學長期以來將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主流文學）一分為二的盲點。
觀點新穎，立論精闢，值得關心台灣文學的學者參考。

余錦成 著

序一

馬森

童話，是一個被忽略的文類，不但在台灣，在世界各國均如此。因其發展較晚，而且首先必須含有教育的意義，實用功能甚強，與一般以藝術與自由思想為導向的戲劇、小說、詩歌不同，所以常常被排除在一般文學領域及文學史之外，自成一個特殊的文類。

近世紀，由於兒童教育愈來愈受到重視，童話故事也就愈來愈形重要，著名的詩人、小說家、劇作家也會染指童話寫作，甚至出現成人童話的一類，使童話或廣義的兒童文學與一般文學的界線顯得模糊起來。不過，撰寫兒童文學的人，不會不考慮到讀者是身心尚未成熟的兒童，對文字的理解尚淺，而且還不具有理性的判斷，在文字書寫上不宜過於艱深，有些人生經驗也不宜過早地袒露在他們眼前，所以作者不能不自我設限，以致教育性的共識，仍然是兒童文學作者所一致遵守的法則。

當然只因為重視教育意義，不能成為兒童文學理應受到區別待遇的理由。如果我們注意到在一般文學中本也有勵志的一型，成人也並非完全不需要教育，那麼兒童文學其實也有足夠的理由與一般文學並列。

台灣的著名小說家鄭清文同時從事童話的創作，就是一個可以討論這些問題的很好的例子。錦成選擇研究鄭清文的童話，出發點正是認為兒童文學應該在一般文學研究或文學史中有其應有的地位。既然鄭清文的小說受到重視，他的童話自然也不該被人忽略了。

鄭清文的小說，在台灣被歸類為鄉土文學，因此鄭清文所寫的共性很強的童話此文類是否也具有特殊性的鄉土情懷呢？如果是，與他小說中所呈現的鄉土性是否類同抑或不同？就是值得討論的課題。此外，鄭清文的童話有否受到他撰寫小說的影響，而成為所謂的「成人童話」？成人童話與兒童童話的區別何在？也都值得深究。這些問題，錦成在此書中都曾嘗試予以解答。

兒童文學一直是錦成研究的重心。他曾出版以碩士論文改寫的《台灣兒童詩理論批評史》（2003），也一連三年主編過九歌版「年度童話選」（2003～2005），現正負責主編「童話列車」大系，是目前台灣極具潛力的兒童文學學者。本書從錦成的博士論文修正整理而成，肯定會為今日台灣的童話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觀點，進而擴大台灣兒童文學研究的視野。

序二

岡崎郁子

徐錦成自大學時代就開始從事寫作，不論創作或評論，都顯現出多方面的才能。實際上，筆者也曾在一個因緣際會下拜讀了他小說、評論等文章，覺得不論是處在創作者或評論家身分，他都可以成一家之言。

他繼《台灣兒童詩理論批評史》之後，出版《鄭清文童話現象研究——台灣文學史的思考》。如以台灣文學史研究者的眼光來看，首先讓人想到的是，文學史是否遺漏了童話這項成績？有了這番考量後，身為評論家的徐錦成便將眼光集中在鄭清文的童話故事上，以此為基準，並做為努力的目標。他認為童話研究不僅只限於兒童文學史上，於台灣文學史也應佔有一席之地。筆者也頗有同感。不應只有小說、散文、詩的份量被看重，童話也應開始重視，使其在台灣文學史上佔有應當位置。

再者，即使是在兒童文學的世界裡，雖非鄭清文本人所願，但他的童話故事確實捲起了不同的議論，泛起波紋。其中最大的爭議是《燕心果》，裡面所收錄的童話故事有幾篇對小孩而言似乎不符合人倫常理的情節。這一點，也是當初台童文學界對鄭清文童話故事

的批判。直到他花了一些時間寫了《天燈・母親》、《採桃記》之後，兒童文學界的評價才有了改變。這是徐錦成的論證。

筆者才疏學淺，不足以對童話下定義。不過，個人卻認為鄭清文的童話故事全都適合小孩子閱讀。那些認為悲慘的結局、非倫理的童話故事等對小孩子有不良影響的這種想法，只是太低估小孩子柔軟的思考力，及對富饒的想像力不信賴的憑證。圓滿的喜劇、應為孩子提出人生正確的道路等說辭其實沒必要。

鄭清文的童話故事，在每天重複不斷的日子裡，人物、動植物、自然的生態經營，於此開展，推演著喜悅與哀傷的物語。他以淡淡且富深思的文筆，時而交雜著幽默語調，平易近人。小孩豐富的感性，應可以純真的態度去接受它。那一見即使彷彿是遠超過小孩理解能力的童話故事，在讀了之後說不定會記在心靈深處的一隅，幾年之後如有機會再重讀的話，更能理解、領悟，而有新的感觸，且也會因記憶深處的童話物語而改變對事物的看法。

鄭清文的童話故事，一來文體平易，二來寓意深遠，筆者認為這是他最大的特色。

徐錦成不但對鄭清文的童話故事真摯地去研究、闡說，且對「童話是什麼？」的定義也嚴肅地去面對。期待藉由徐錦成今後深入的研究，能對童話理論有所構築，並在台灣文學史上給予童話明確的定位。相信這確立的日子，將為期不遠。

目次

馬 森 序	3
岡崎郁子序	5
前 言	9
第 壹 章 緒論	11
第一節 童詩？或者童話？	11
第二節 從童話到鄭清文童話	20
第三節 鄭清文童話研究現況	27
第四節 台灣文學史的思考	33
第 貳 章 鄭清文童話發展歷程：1977~2006	37
第一節 《燕心果》時期（1977~1985）	38
第二節 停滯時期（1986~1996）	43
第三節 《天燈・母親》時期（1997~2002）	50
第四節 《採桃記》時期（2003~2006）	58
第五節 結語	63
第 參 章 成人童話——鄭清文童話的爭議焦點	67
第一節 從「『成人文學』與兒童文學二分」談起	67
第二節 《燕心果》：一部「不純淨」的童話集	71
第三節 「童年消逝」年代的童話「兒童性」	82

第四節	從鄭清文童話看台灣童話發表園地的位移....	96
第五節	結語	100
第 肆 章	鄉土文學——鄭清文童話的鄉土情懷.....	103
第一節	從鄉土文學論戰談起	103
第二節	《天燈・母親》：一部「百科全書式」 的童話	112
第三節	以「鄉土童話」定位鄭清文童話， 兼論李潼《水柳村的抱抱樹》	119
第四節	結語	127
第 伍 章	本土色彩——鄭清文童話的政治意識.....	129
第一節	從「台灣文學」談起	129
第二節	台灣兒童文學「本土意識」的源起	131
第三節	鄭清文童話對民間故事的改寫與 台灣物種的描寫	137
第四節	鄭清文童話對政治現狀的折射， 兼論張嘉驊〈熊貓先生的身份〉	148
第五節	結語	157
第 陸 章	結論.....	161
第一節	鄭清文童話研究的意義	161
第二節	在台灣文學史上定位鄭清文童話	163
參考書目		171
附 錄 一	台灣童話發展年表：1977～2006	183
後 記		205

前言

鄭清文（1932～）是台灣重要童話家，也是重要小說家。他自一九七七年開始發表童話，至今共有三部童話結集，依序分別是《燕心果》（1985）、《天燈・母親》（2000）及《採桃記》（2004）。此外，另有幾篇未結集的童話。

在台灣，研究文學者慣以讀者取向為由，將文學截然劃分為「成人文學」（主流文學）與兒童文學。各有各的研究方式、各寫各的文學史。鄭清文是少數能在兩方面均獲致成就的跨界作家之一。

本論文雖以鄭清文童話為研究主體，但並非純粹以兒童文學的角度進行討論——這是與之前的鄭清文童話研究不同之處。透過對鄭清文童話的研究，本論文提示「成人文學」（主流文學）與兒童文學接軌的必要。

本論文共分六章。

第壹章〈緒論〉，除說明本研究之動機、範圍、方法與意義等問題外，並檢討現有之鄭清文童話研究的成果與侷限。

第貳章〈鄭清文童話發展歷程：1977～2006〉，將鄭清文童話分成四個時期討論，依序分別是《燕心果》時期（1977～1985）、停滯時期（1986～1996）、《天燈・母親》時期（1997～2002）及《採桃記》時期（2003～2006）。

第參章〈成人童話——鄭清文童話的爭議焦點〉。本章以鄭清文童話為例，商榷童話理論中的「兒童性」。如果童話不必限於兒童閱讀，則主流文學（成人文學）史未討論童話無疑是一大缺失。

第肆章〈鄉土文學——鄭清文童話的鄉土情懷〉。本章認為鄭清文童話實為一九七〇年代的台灣鄉土文學的餘續。研究台灣鄉土文學者，不宜忽略鄭清文童話，更不宜以為台灣沒有鄉土童話。

第伍章〈本土色彩——鄭清文童話的政治意識〉。台灣文學自解嚴（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之後，轉向「本土文學」的追求，意識形態上也時有「去中國化」的傾向。鄭清文童話亦有同樣的特色。他在童話中強調台灣意識，是台灣童話界獨特的景觀。但以主流文學（成人文學）史的角度看，自有其脈絡。

第陸章〈結論〉。不管從主流文學（成人文學）史或從兒童文學史的角度看，鄭清文童話都有相當的意義。而他的童話也證明，將「成人文學」與兒童文學一分為二是極大的謬誤。

「附錄一」是〈台灣童話發展年表：1977～2006〉，對本研究有補充作用。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童詩？或者童話？

二〇〇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台灣兒童文學一〇〇研討會」上，詩人兼評論家林武憲發表了一篇名為〈台灣兒童詩歌的特色——從十八家書目談起〉的論文。林武憲認為：

台灣的兒童詩歌，是台灣兒童文學發展的先鋒，對台灣兒童文學的發展，影響很大。……台灣的兒童詩歌，不僅走向台灣各個角落，也飛到香港、新加坡、泰國、中國、日本、韓國、美洲、歐洲、非洲等地，使世界各地人士透過書本、雜誌、網路、演唱，感受到台灣兒童詩歌的美妙。……以上種種，顯示台灣兒童詩歌的成果，在國內外的傳播和受到的重視。（林武憲，2000：199～200）

林氏並引用洪文瓊在《台灣兒童文學手冊》中的一段話說：

不論是創作量或創作人口，童詩都是居於領先的地位。而且迄今為止，台灣兒童文學唯一較具『軍容』的，也是童詩。帶領台灣兒童文學開步走的，是童詩而不是童話。（洪文瓊，1999：57）

的確不容否認，一九四五年以來的台灣兒童詩，不管質與量都相當傲人。楊喚、蓉子、林良、黃基博、陳千武、林鍾隆、詹冰、趙天儀、薛林、林煥彰、謝武彰、陳木城……這些成名、有詳細著作書目可徵的「成人詩人」就不用說了，散佈在台灣各角落的、大量的、未有結集詩集問世的「小詩人」（絕大多數是在學的小學生）更不知如何計數。若說台灣的兒童詩創作，是台灣現代文學上燦爛的一頁，相信也不會有人反對。

然而，林武憲發表這篇論文時，已經是新、舊世紀之交，以當時台灣的兒童文學狀況，兒童詩是否仍是領先群倫的文類呢？

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林武憲論文談的是台灣童詩，免不了要為童詩說話，但如果讀者真的認為兒童詩是台灣兒童文學成就最高、地位最重要的文類。恐怕就有時空錯亂的危險了。

讓我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回到林武憲所引用的版本，也就是洪文瓊的《台灣兒童文學手冊》，對他的說法再進一步討論吧。

洪文瓊的那段話，出自該書第九章〈台灣兒童文學發展歷史分期 1949～1999〉，該章將台灣兒童文學分為以下五期探討：

一九四九～一九六三年，可稱為交替停滯期。

一九六四～一九七〇年，可稱為現代兒童文學引入萌芽期。

一九七一～一九七九年，可稱為現代兒童文學自我追求成長期。

一九八〇～一九八七年，可稱為現代兒童文學分化爭鳴期，是幼兒文學、兒童戲劇開始活絡的年代。

一九八八～一九九九年，可稱為現代兒童文學內外多方崢嶸期，也即台灣兒童文學真正開始多頭競逐的時代。

林武憲引用的洪文瓊的那段話，其實出現在第三期，也就是一九七一～一九七九年那一段的敘述中。將該段完整摘錄，應該是這樣的：

從兒童文學創作來看，此時期可以說是童詩的蓬勃期。不論是創作量或創作人口，童詩都是居於領先的地位。而且迄今為止，台灣兒童文學唯一較具「軍容」的，也是童詩。帶領台灣兒童文學開步走的，是童詩而不是童話，這是值得我們觀察的。它可能跟現代詩在台灣的發展有關係，但應不是唯一的。(洪文瓊，1999：57)

從文章上下文的脈絡可清楚推論：洪文瓊認為「此時期是童詩的蓬勃期」的「此時期」，應是指一九七一～一九七九年；而「迄今為止，台灣兒童文學唯一較具『軍容』的，也是童詩」的所謂「迄今為止」，應止於一九七九年，既不是指《台灣兒童文學手冊》初版時間的一九九九年，更不會林武憲發表論文時的二〇〇〇年。

林武憲之所以認為「台灣的兒童詩歌，是台灣兒童文學發展的先鋒」，或許有他的堅持¹。但事實上，這樣的觀點並非兒童文學界共識。

筆者曾撰《台灣兒童詩理論批評史》²一書，在該書第貳章〈台灣兒童詩的發展歷程（1945～2000）〉中曾多次提到：

¹ 林武憲的論文亦將台灣童詩的發展分期討論，他將五十多年的發展概況分為三期：播種期（1945～1971年）、生長期（1972～1983年）、成熟期（1984～1999年）。他肯定童詩在「生長期」裡的蓬勃發展，但並不同意童詩在「成熟期」已走下坡。在他眼中，直到二十世紀末，台灣童詩仍持續興盛。

² 《台灣兒童詩理論批評史》實為筆者的碩士論文《台灣兒童詩理論與批評

從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〇年，這十年可說是台灣兒童詩的「黃金十年」。跨進八〇年代後，兒童寫詩的熱潮便漸漸退燒了，連帶使得成人為兒童寫詩的情況也進入盤整。……

七〇年代（或說民國六〇年代）是台灣兒童詩的黃金時期，這是兒童文學界一般的共識。……

經過七〇年代的十年激情，近二十年來的兒童詩雖然看起來不再那麼熱鬧，卻反而呈現出它的「基本面」。……

七〇年代一窩蜂的兒童詩熱潮並非正常的現象，兒童詩的退燒，反而是回歸基本面，讓我們更能以平常心來看兒童詩。（徐錦成，2003：15～18）

從這些論點可知，筆者並不同意林武憲的看法。筆者認為兒童詩即使是台灣兒童文學中最崇高、最輝煌的文類，也只限於七〇年代的「黃金十年」而已。這個觀點，基本上呼應、同意了洪文瓊的說法。

話說回來，如果台灣兒童文學的一九七〇年代是屬於童詩的年代，那麼，八〇年代之後是哪一種類型統領風騷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仍可以在洪文瓊的文章中找到線索。他說：「帶領台灣兒童文學開步走的，是童詩而不是童話。」設若他執筆之時（一九九九年），童話不是兒童文學中的「顯學」的話，他何必引童話來和童詩對照呢？換言之，如果少年小說（或兒童戲劇或圖畫書）

發展之研究（1945～2000）》（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2001年6月）的增訂改寫。